舒蓺室隨筆

舒藝室隨筆卷四

南匯張文虎孟彪

向承湘鄉曾文正公命作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閒有所擬議而不當入記者輒別識之如左

夏本紀山行乘檋漢書溝洫志檋作梮如湻云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據此則卽今之屐也檋梮同紀錄反今音屐爲渠戟反葢其轉音河渠書作橋疑屩之借字說文屩屐也屐屩也是橋亦屐矣說文無檋字梮字作山行乘檋又別一說

左準繩右規矩案準所以求平繩所以求直規矩所以求高低遠近治水者宜測量地形水勢以施功故一日

不可離集解引王肅云左右言常用也意尙明了小司馬乃云左所運用堪爲人之準繩右所舉動必應規矩也眞夢囈矣

載四時案此謂測中星候晷景漏刻定方向四時當時亦必有其器故云載集解引王肅云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蓋得其意周禮太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蓋亦其器而鄭司農解爲抱式則術家所用矣

周本紀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案二相卽上云召公周公也據國語韋注召公卽召虎而周公無攷史敘宣王中興止此十八字凡詩所偁北逐玁允南征荆蠻及吉甫方叔之倫槪不

書蓋宣王不終史祇依國語作紀故多闕略

西周恐倍秦與諸侯合從集解引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正義云關東地南北長長爲從六國共居之關西地東西廣廣爲橫秦獨居之案從有聚義說文從隨行也引申爲從橫之從故賈生曰合從締交橫有散義解如橫決之橫故賈生曰從散約解合眾攻一曰從散眾事一曰橫漢書敘傳云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樂毅列傳於是使毅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是不得執東西南北長廣之勢以釋從橫矣

秦本紀惠文君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稱王

案上文四年已書齊魏爲王此年是秦惠稱王之歲魏字衍文表同今刊本已依志疑刪至韓爲王尚在後二年表在韓宣惠十年世家在十一年此韓亦稱王四字亦衍文也索隱於上齊魏爲王注齊威王魏惠王不誤正義於此文嫌魏重出乃注云魏襄王韓宣魏王不辨其爲衍文耳

秦武王三年案水經渭水注引秦本紀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漢書五行志亦有此文引作史記曰今惟上一條見秦記而本紀皆無之豈佚文與

昭襄王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昧案六國年表楚

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於重丘當秦昭襄六年楚世家亦云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取我重丘而去與年表合而此紀書於此年則當楚懷王三十年不知孰誤

九年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景快疑卽景缺說見札記十年楚懷王入朝秦案取楚八城六國表在八年楚世家同是爲懷王入秦之歲而此紀又分隸九年十年則於表當楚襄之元二矣

秦始皇本紀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案說苑載此事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

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謂毐曰假父謂其所生子曰兩弟而黜之曰不孝直面辱呂政豈有不逢其怒者此非事實史公所述勝中壘多矣

以人魚膏爲燭正義引廣志云鯢魚聲如小兒啼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案治牛疑誤然水經伊水注引亦同此北山經云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郭注或曰人魚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然則牛乃瘕字誤

項羽本紀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案沛公一入秦宮卽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復如此亦無異於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貪財好美姬者也宜其爲

羽所破幾至滅亾哉史公於此二事不著之高紀而見之羽紀及留侯世家此爲高諱而仍不没其實旁見側出謂之良史不亦宜乎

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正義引楚漢春秋云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案匿弗肯復見與上下文不相接漢書高帝紀無匿弗以下二十一字疑後人依楚漢春秋竄入而注中乃肯見三字又卽匿弗肯復見之誤略已見札記猶未竟其說也

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案此事不書於

高紀不書於留侯世家信越列傳而書之羽紀者明非此不能破羽也然信越死機則已伏於此

呂太后本紀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案孝文自有紀何爲豫書崩年謚法於此二十三年以下十一字葢後人妄增然史文中類此多矣梁氏志疑輒爲駁黜獨遺此條何與

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之案日無比食之理望無日食之事漢書文帝紀五行志皆不書十二月之食下文帝詔亦祇言十一月晦日食以今癸卯元術上攷是年十二月癸卯朔顓頊術同漢書紀志竝爲十一月癸卯晦則又合殷術太陰交周六宮○一度○四分二十

九杪入𩛙限葢史文失書日名而是月望太陰交周初宮十六度二十四分三十六杪月亦入𩛙限月𩛙例不書豈連類而及之耶

景帝紀後二年爲歲不登禁天下不造𩛙不造𩛙集解索隱正義皆無注案疑造乃竈之假借字周官大宗伯太祝掌六祈一曰造鄭注故書造作竈䆴策傳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造與竈音近相借詳見王氏管子雜志不造𩛙如今之行竈爾雅煁烓也郭注今之三隅竈說文烓行竈也煁烓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則古已有之禁不造𩛙者行竈苟且不成竈竈列五祀尊竈所以重飲𩛙也

三代世表后稷生不窋案國語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韋注十五王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今史本作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太王王季文王蓋即本於史記而史記實據國語十五王謂不窋以下若合后稷則十六矣此韋注之誤然棄當堯舜之時歷夏十七世商二十九世而周僅十六世必無此理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不窋當夏之衰其非棄子明甚即以太子晉所言徵之亦非謂十五王直接棄邠氏志疑謂史公承國語之誤子晉周之子孫何至數典而忘自是史公誤讀國語非國語誤也漢書古今人表尙有碎方公非子夷竢高圉子雲

都亞圉子路史發揮有台璽后稷子叔均台璽子疑猶不止此但古書亾不可攷耳而史獨著不窋至文王十五世以合國語之文不知后稷乃官名棄始爲之而子孫世其職至不窋而廢豈謂棄爲后稷一傳而遂失之哉自史公紀表有此駁文鄭氏詩譜因之而周初世系從此亂矣

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自燕之鄉案霍光事何與於三代世表此褚少孫續貂之尤鄙謬者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以詩諫聞少孫乃其弟子是生當宣帝之世光薨於地節元年霍禹謀反於四年少孫此記當在霍氏盛時霍氏敗後必不敢爲此造爲

妖言將以取媚玷其師甚矣

十二諸侯年表晉靈公夷皐元年單本索隱出正文作晉靈公蜴注云音亦系家及左傳名夷皐此蓋誤也案夷皐二字不得誤爲蜴疑蜴本作睪睪羊益反古睪字每與皐相亂皐譌爲睪音近誤爲蜴夷睪亦聲之轉

六國表趙成侯五年魏敗我懷六年敗魏涿澤圍魏王案趙成侯五年當魏惠王元年六年當魏惠王二年也魏世家言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趙用公孫頎說合軍伐魏戰於濁澤即涿澤趙世家作喙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蓋猶魏武侯十六年事及惠王二年乃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而表及世家皆以敗懷爲成侯五年

或冬春之閒戰非一時史文略之至涿澤之戰及圍魏
王事斷不得屬之趙成六年魏世家此年方兩敗韓趙
豈得被圍若謂表文錯舛則趙世家亦如此若謂有兩
次圍魏則前圍何以不書此不能爲史公解矣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案杜氏左傳後序
引汲冢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
年而偁惠成王卒云云然則此年爲惠王改元之年自
此以下十六年卽史記襄王之年也其自十六年後但
偁今王至二十年止蓋作書時未卒故不偁謚而杜氏
彊以史表年次命之爲哀王則非也魏世家集解引世
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索隱亦云系本襄王生昭王

無哀王高誘注呂氏春秋審應篇云昭王襄王之子顧氏日知錄云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梁氏志疑以爲稱王故改元與秦惠王改元同又云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攻襄王後五年予秦河西地後七年盡入上郡於秦後十二年楚敗魏襄陵所言正指此據此則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十二年後史文乃綴於前三十五年相去遠矣惠王在位五十二年竹書今王卽襄王或作哀王者猶十二諸侯表以秦哀公陳哀公爲襄公也案梁說甚辯無以易之通鑑考異亦謂紀年魏史所記魏事必得其眞故於周愼靚王二年書梁惠王薨襄王立足正史文之譌馬氏繹史表亦依通鑑

齊宣王十年楚圍我徐州案越世家云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伐楚楚威王大敗越北破齊於徐州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田嬰欺楚（即說越伐楚事）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令必逐田嬰又齊策云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又云齊封田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又云靖國君（即田嬰）善齊貎辨舍之上舍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云云是楚圍徐州當齊威王時甚明史以宣侵威年故以圍徐爲宣王十年事又以湣侵宣年故以燕噲子之之亂爲湣王事通鑑損宣前十年以益威損湣前十年以益宣故以馬陵之戰爲威王三十九年徐州之

圍為威王四十六年以破燕之舉為宣王十九年皆與國策孟子合惟田嬰封薛史以為湣王三年通鑑書於周顯王四十八年為齊宣十二年似未契勘於國策田敬仲世家索隱引紀年云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年次雖不合而皆以為威王時事韓宣惠王十年君為王燕易王十年君為王同周顯王四十六年也而秦紀韓為王書於秦惠文十三年當周顯王四十四年韓世家韓宣惠為王在十一年當周顯王四十七年惟楚世家韓燕為王並書於懷王四年與表合史文參錯甚矣

秦楚之際月表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案

術九月壬戌晦霜降後月丁丑立冬十月壬辰朔小雪正當閏建戌

漢二年四月王伐楚至彭城壞走（中統本誤校金板同）前作札記因它本多譌壞作懷據傳寬傳疑爲走懷之誤及讀漢書王莽傳云大衆崩壞號諕乃悟此壞走字不誤葢直不戰而潰前說非是

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案顓頊術建未後一月無中氣

高祖功臣侯年表閼氏侯馮解敢索隱云閼氏縣名屬安定案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烏氏縣師古音氏爲支與閼氏督相近然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始置高祖時

亥未有此縣水經清漳水注引司馬彪袁山松郡國志言涅鄉縣闕與聚漢高祖八年封馮解散（漢表作散亦爲有本）闕與（闕與二字戴校刪）侯國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涅氏（郡國志止作涅縣）闕與卽趙奢破秦兵處也馮奉世傳馮亭上黨潞人與趙括距秦戰死長平宗族繇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疑解散亦馮亭族上黨乃其故鄉故封之於此酈說當有所本

戴敬侯彭祖單本索隱出正文秋彭祖注云漢表作祕音轡韋昭云符蔑反非也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者案漢表戴敬侯祕彭祖師古曰今見有祕姓讀如祕書而韋昭妄爲音讀非也然則漢書舊有音讀

如小司馬所引而今本失之然韋昭時未有反切恐傳者之誤顏氏亦不暇辨矣王氏䄙志以祕字爲非然廣韻六至祕又姓西秦錄有僕射祕宜元和姓纂祕漢初功臣祕彭祖傳七代西秦錄有僕射祕宜陽湖孫氏云西秦錄作宣與廣韻合而廣韻十八尤秋又姓宋中書舍人秋當是所見史本作祕不作秋故秋姓下獨引當而不引彭祖也至小司馬所見本自作秋而今本合刻竝作祕又妄人所改

惠景閒侯者年表章武孝文後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索孝文崩於六月己亥乙卯在其後十六日則章武南皮兩侯皆景帝所封故班表屬之景

建元以來王子侯表扶漷漷字誤當作洓已見札記或疑漷當爲瀙說文瀙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水地理志魏郡武安又有瀙水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浸今本作瀙或作寖焉知漷非瀙之壞文案自麥以下二十侯皆城陽頃王子所封不出故地豈此侯獨封於魏郡班表明著琅邪瀙水不聞南繞其爲洓字之譌無疑小司馬不能據班表以訂正而音漷爲浸作班馬字類者遂於去聲沁韵出漷字引此爲證亦太疏矣

禮書仲尼没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魯或入河海正義引論語大師摯章爲證史公意未必卽指此肰師摯諸人雖非弟子而當孔子反魯正樂或得奉教

於左右執弟子禮未可知觀語魯大師樂及韓詩外傳
師襄脩夫子可見
歆金氏輔之云見所校嘉靖丁酉廣東崇正書院重修本漢書眉上海甯唐君仁壽所藏也
孟堅刑法志實本子長律書之旨古者師出以律故名
爲律書蓋卽兵書也褚少孫妄作輒以律書補之坿會
周官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與子長作書本旨刺謬殊
甚案金說是也自漢書以律秝同志後代之史多效之
皆以爲本於孟堅不知孟堅實本子長其自序秝書云
律居陰而治陽秝居陽而治陰律秝更相治閒不容翲
忽據此知今本律書十二律名義及律數分寸史公元
文必在秝書其篇首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

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此四句當爲秝書起首之文正孟堅律秝志所本其下文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云云至終篇皆秝書之文中閒兵者聖人所以討强暴以下至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則律書本文葢史公此篇明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故以爲窮兵黷武民不聊生及將兵失律者諷故不曰兵書而曰律書續貂者不知其意徒見律書殘缺輒割裂秝書之半以足之又自覺其不可通乃妄撰其於兵械尤所重以下至何足怪哉凡六十字以聯絡之謬矣史公自序總論八書別兵權於律秝之外小司馬云兵權卽律書也遷沒之後亾褚少孫以律書補之又似八書外別有律書者由不悟律秝

同篇而法律樂律字同義異也

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尙宮孟春季冬文當互易已見札記音尙宮之說葢附會國語伶州鳩之言七律然此亦非少孫所能爲葢少孫所自撰惟其於兵械尤所重七字及百王不易之道也七字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十二字耳餘亦皆剿襲它八者

秝書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秝案漢志敘造太初秝首選鄧平又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秝則太初秝固鄧平主之而此文祇及都閎疑有殘闕

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

至案納續日分句與上下文義不接漢志云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秝則此循明也下當有脫文又孝應水德之勝句與上下全不相涉亦有脫誤循當爲脩至當爲正已見札記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巳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案此未定秝時語也太初元年六秝皆在丁丑而此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元封六年概之也元封六年歲星在星紀之次合於歲陰在寅之文故云已得上元本星度而是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至朔同日又古法相傳上元起甲寅爾雅釋天歲陽首閼逢歲名首攝提格是其證

武帝好儒慕古改秝以爲名高遂據以爲元首不知元封六年可名焉逢攝提格而不得以之偁太初元年也詳見卷五

秝術甲子篇案此篇或以爲褚少孫所補或以爲褚取秝官舊諜綴之以太初元年爲秝元仍用四分術氣朔分演算粱氏志疑王氏太歲攷皆以爲殷術不知殷術是年入天紀乙酉蔀弟二章首歲名丁丑天正氣朔皆有餘分四之三不得爲元首幷不得爲殷術反覆思之則疑此即史公與壺遂等初受詔改秝時所定也葢帝詔直以元封六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秝元不復計及餘分遷遂等依違承詔徒以歲星在丑則太歲在

寅命為焉逢攝提格其餘仍用舊氣朔分黃帝術以下六術皆同四分推算以為太初新秝不能它有所更格周秝太初元年入地紀弟一部首甲子朔旦冬至氣朔皆無餘分正與此合追鄧平改定破紀法八十章為八十一而謂之統法一元之終多五十七年不得復其歲名歲餘朔餘皆強於四分當時益亦以氣朔餘分為嫌而無法消弭之故漢志言姓等奏不能為算逮鄧平定秝增其小餘以四千六百十七年為元法餘分適盡益得之巧算而郎以此為張壽王所詆詳卷五而改歲星與日同次之斗建命為歲在困敦此據十一月朔之星次耳其實此時歲星在婺女六度逮至婺女八度歲星自丑度子太歲則自子度丑矣史公心有所不善焉特以詔用平術漢志云迺詔遷用平所造八十一分律秝不敢執舊法以爭故於秝書存此篇以見意自焉逢攝提格至祝犁大荒落凡七十六歲合一部之數小司

馬謂太始征和以下並褚先生所續非也其歲名下本不著年今本有者後人增之已見札記蓋惟本不著年故索隱正義每注於下若史文已具則注爲贅矣然則前文不及鄧平又詔更七年爲太初元年下不復詳定秝終始蓋有故焉非闕略也

錢少詹謂古以歲陰紀歲後世易之以太歲王氏太歲攷謂歲陰卽太歲特命歲有兩法言之甚詳蓋歲星昭昭可覩而太歲無可表見故取其應歲星日躔之斗建以命之或以晨見爲徵日加丑之時或以同次爲始然據左傳春秋時惟以歲星紀歲無言太歲者歲在涒灘之文獨見呂覽而年次不合見卷六以歲陽歲名紀歲惟此篇爲備其法則見於天官書猶告朔之犧羊乎

天官書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案既云火金水尤甚而其下衹言火水不及金葢脫文疑火軍憂火下當有金字漢書天文志作火入軍憂上已云入軍則此入字爲贅疑卽金字之誤正義云金火守有兵則知本有金字當作火金軍憂史漢文同水患句當重水字作水水患已見札記

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案依此則歲星行十二歲適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可以右旋而紀歲亦可立太歲卽史公所謂歲陰見太歲攷左旋相應以紀歲而無如歲星之行後世漸疾當春秋時已見其端襄二十八年左傳梓愼曰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故劉歆設爲超辰之術此歆所立以說春秋者非太初本法詳見太歲攷謂歲星每歲常行之外又贏百四十四分之一歷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則太歲亦應之而超夫後世不以歲星紀歲超次而民不知若太歲亦應之而超將今歲在子而明歲在寅何以示民且歲星亦何超辰矣哉遲疾順逆參錯於兩辰閒不能無岐出漸積至侵一次皆係實行何嘗有由析木而徑跳至玄枵者故超辰之法不可以施於太歲而超辰之說幷不可以言歲星

月食始日五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索隱云依此文雖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爲懸校據此語意似所見史本不止云凡百一十

三月既無太初秝術不可得推而（推而疑倒）定今以漢志統秝法（三統上脫三字）計則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一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以上據毛刻單行本其王柯淩等諸合刻本更皆亂矣）案史文當云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又六月者六五月者一凡百三十五月而復始今既謬誤而小司馬注亦有脫文錢氏攷異爲之訂補矣乃誤以首六月者七置於末中閒又六月者七與下又六月者六互誤札記已正之又小司馬謂無太初術不可推定今以三統秝法計云云不知三統術卽太初術也漢志明云閏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卽統母之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矣又

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秝續漢律秝志云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秝又賈逵曰太初秝冬至日在牽牛初牽牛中星也又曰太初秝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度（今漢志脫下餘分）牽牛八度皆與今漢志合蓋歆用太初術以證左傳其所爲世經損夏益周橫斷年數（見續漢志）又增歲星超辰術以求密合它無所更革幷三統之名亦太初術所本有（八十一章爲統則三統爲一元）而非歆所定也若謂史公不用平術則會限五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太初與四分諸術皆同又非史公所能別定矣今自會限起算之初至其一終凡百三十五月列爲譜如左以釋讀史者之疑（命一月爲二十三分累加之盈百三十五爲入限有餘以入後會）

一二三四五六三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六食餘一二三四五
六九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二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五食餘一二
三四五六十八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一食餘二一二三四五食餘
一一二三四五六四食餘一二三四五六七食餘一二三四
五六十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三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六食餘一
二三四五六十九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二食餘二一二三四五
二食餘一二三四五六五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八食餘一二三
四五六十一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四食餘一二三四五六十七食餘
一二三四五六二十食餘一二三四五盡適
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案金縢王翼日
乃瘳下云武王既喪此史臣欲終紀金縢之事故牽連

書之非謂武王暫瘳旋仍崩也魯世家云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猶依寫經文至周本紀云武王有瘳後而崩辭意已不達此乃直云克殷二年而崩然則三卜習吉之兆三王特以紿周公邪劉歆謂克殷七年而崩別有攷論

吳太伯世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引左傳曰而又何樂此畔字非其義案皇矣詩無然畔援箋訓拔扈蓋聲之轉卷阿之伴奐箋訓自縱弛說文伴大也段氏云方言廣雅孟子注皆曰般大也亦謂般卽伴此皆聲近相借然則畔得讀爲般樂之般矣攷異謂畔乃胖字之借大學心廣體胖鄭注胖

猶大也則胖與伴亦同義

齊太公世家蒼兕蒼兕索隱引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論衡亦引其文蒼兕者水中之獸善覆人船云（索隱引云蒼兕者水獸九頭）蓋兕本水獸又善奔突故以名其水軍猶秦官名犀首矣（犀兕同類）

魯周公世家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案金滕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蓋三龜一習吉卜人之言證之以兆書果皆吉也史依寫經文而發書六字與下文義複疑是旁注誤混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案經但云二公疑不得有

太公據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云云又言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云云本篇又載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後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然則太公受封後即就國不在王朝未知二公者其一爲誰孔沖遠以爲時畢公爲太傅想當然耳

趙世家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案異宮二字爲句謂主父與王不同居也葢此時主父與王及公子章竝在沙

巳而王別居故章得以主父令召王正義以異宮連上爲文是誤解爲離宮矣

趙與燕易王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案續漢志涿郡北新城有汾水關注引史記趙與燕汾門水經易水注云其水又東逕西故安城西又東流南徑武隧鄚遂城縣南新城縣北俗又謂是水爲武隧津津北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與燕易王以龍兌汾門與燕鄚此也亦曰汾水門蓋汾門之偁舊矣據劉酈所注甚顯而張守節乃引括地志所襲滱水注之龍門以當之謂汾字爲誤傎矣

田敬仲世家齊威王七年魏伐我取薛陵案此年衛督

公元年也趙伐魏取都鄙七十三救亾不暇豈能伐齊
此年各國亦無伐齊事薛陵地亦無攷殆誤也
留侯世家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集解引徐廣曰
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爲富家翁邪沛公
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
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
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亾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
宮中沛公不聽案此諫甚切今本過略不知何人所刪
漢書亦沒其語非史法也宜著之噲傳
陳丞相世家其計祕世莫得聞集解引桓譚新論云彼
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

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案此靳尚說鄭袖之故事譚襲之以誣陳平此眞所謂薄陋拙惡者也

梁孝王世家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案此四句疑非史文乃後人妄增小司馬所據本無故於後分梁爲五國下注之史於濟川等四王皆提明梁孝王子若此處已見則後文屋下架屋矣凡史中似此者可類推

五宗世家河閒獻王德二十六年卒集解引漢名臣奏云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

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案武帝好勝自雄其於獻王自知不及而故折以惡語媢哉表書元光五年來朝而卽以此年薨蓋以憂死世家文甚略其有所諱與

老子韓非列傳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案上文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云云其年周顯王十九年也下距漢文帝元年百七十年而宗至假凡七世其年數略相當肰則宗乃儋子於李耳無涉

肰譜屬書離辭王氏襍志釋離爲陳引左傳設服離衛

杜注爲證案易彖傳離麗也王輔嗣云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義亦與陳近又疑離乃攡之假借字太玄幽攡萬類玉篇云攡張也說文作摛訓舒也段注引蜀都賦摛藻掞天庭魏都賦摛翰則華縱春葩證之舒張義同與陳義亦不遠摛辭字則後世所常用矣正義云離辭猶分析其辭句徒望文耳

老莊申韓同傳或是之或非之案漢初崇尚黃老景武時猶然而鼂錯諸人又變而爲名法武帝時用法尤嚴於是酷吏興焉史公目擊其獘而爲此傳用意甚深讀者殊未理會而漫云史公進黃老何哉漢書藝文志以管晏入道家蓋亦本史公之意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則云在法家

司馬穰苴列傳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索隱注將軍二字云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卽匠反案小司馬意以春秋時未有將軍之官爾觀下又有將兵云云則上文將軍卽其官穰苴事它無所徵果在景公時否未可知然老子已有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之語則其來久矣篇末云齊威王使大夫論古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而國策又有閔王殺穰苴事豈同名邪抑傳聞誤邪姑置之

伍子胥列傳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正義云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丞胥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案史記正義單行本已佚此注闕略疑經刪節水經河水注

云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此事亦見左傳在子胥後葢以山名胥而坿會之

白起王翦列傳案起翦同傳不特其功相等卽其謝病事亦先後一轍它日再起將兵其所以求自免者用心良苦葢有鑒於起然亦幸而無應侯之忌功耳

平原君虞卿列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夫罷癃誠賢乃近在門牆而不知邪斬頭釋憾何不遂引爲上客秦兵壓境此人安在數千客又安在毛遂出下客李同公孫龍皆非客史特寫此三人

以見數千人乃無一人冐者

范睢蔡澤列傳睢字宋本毛本作睢漢書人表同它本睢睢襍出黃琹姚本戰國策作睢通鑑作睢集覽音雖案武梁祠堂畫像有范且錢氏跋尾云戰國秦漢人多名且穰且豫且夏無且龍且或加佳旁范雎唐雎案魏策唐雎亦作唐且然則作雎者誤睢相秦昭襄十有餘年而秦本紀六國表絕不書豈史文脫邪

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索隱云言射王股誤意以齊莊公不得偁王也案此承上文尊其臣者卑其主來此兩王字皆主字之譌下又云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是其證

樂毅列傳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樂閒奔趙據此是樂乘亦燕將與燕世家合而趙世家書此事以廉頗所虜者爲樂閒梁氏志疑據國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之文燕趙世家以破栗腹慶秦皆廉頗事疑策文誤以爲燕世家及此傳皆誤不知國策下文又云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畱趙正與此傳下文合又據傳及燕世家樂閒未爲燕將無由被虜自以不聽其言投趙則被虜者實乘趙世家誤爲閒也而其前有與慶舍攻秦信梁事者蓋毅本趙人顯於燕其族往來燕

趙聞時或爲之將惟其所使耳

魯仲連鄒陽列傳案魯仲連鄒陽既不同時其人品事迹絕不相類此史公合傳之最不可解者自序云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以論仲連似矣何與於鄒陽陽之可取在諫吳王今反不載其書班書載之與賈山枚乘路溫舒同傳斯勝史公矣

刺客列傳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謂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祖母卽張博母也故古詩曰三日斷五匹丈人故言遲是也今本漢書及樂府詩集焦仲卿妻篇丈人字皆作大人如正義所見本 案此注與前聶政傳正義

引韋昭大同惟此丈人字彼注竝作大人而俗本又改爲夫人已見札記古無以丈夫相呼者韋意葢以古名男子爲丈夫故尊婦嫗爲丈人比之於男子耳其實不然此傳家丈人自當如劉說爲主人翁不必屬之婦嫗又漢高帝呼太上皇爲大人見本紀漢書同齊悼惠王世家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正與此言家丈人同意然則丈人大人皆尊屬通偁無別乎男女也

樊酈滕灌列傳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

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侃侃數言深切簡括得大臣之體不謂出之於噲也案噲入闒諫沛公出舍至鴻門說項羽理直辭壯足折羽之氣此其人必不肎黨呂后以危劉氏者以須比雉幾與祿產同論冤哉

酈生陸賈列傳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案朱建事何足道史公因與其子善而及之朕惠帝及漢大臣之欲誅辟陽而不果則賴此而見亦非徒蕪累筆墨也

袁盎鼂錯列傳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

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案漢書正作目自乃譌字也丞相得意而帝目送之蓋嫌之意露矣益窺見其微而入毀言小人哉或乃以它日徵繫請室唯益明絳侯無罪以爲古誼不知此益明知文帝仁德必不殺勃因以結勃耳何古誼之有景帝目送亞夫前後一轍居功名之際者可不慎乎

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侯貌侵集解引韋昭以刻确訓侵音爲核索隱亦引之音确爲刻案确無核刻二音疑本覈字之誤後漢書班固傳肴覈仁義之林藪章懷引詩肴核維旅文選典引李善注引詩徑作肴覈蓋本魯詩也小司馬音刻蓋劾字之譌玉篇劾一音胡勒切與覈同音然确覈字形不相涉何由致誤

匈奴列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案國語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閒周本紀云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與國語合此傳固略而言之然已失故步詩譜遂云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篤公劉箋云夏之始衰見迫逐遂遷於豳豈誤會傳文邪

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案也邪古通用蓋中行說本不肎行而彊使之故忿曰必欲我行邪則當敎匈奴擾漢意甚明顯者者語絕之辭今文牘中猶用之俗乃以爲倒

句法云爲漢患者必我也文不成義且行字爲贅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弘爲人意忌襍志云意疑也案意億古通意忌猶猜忌也論語毋意毋必不億不信億則屢中意億皆同義小司馬解爲意多有忌害失其旨

司馬相如列傳獸則犕旄貘犛索隱郭璞云犕犕牛領有肉堆音容案今之犛牛也案犛在下文此注犛字蓋犎之譌爾雅犦牛郭注卽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玉篇犦犎牛也犕牛胅領是犦卽犕犕卽犎牛而犛牛不可以釋犕今局刊本已正之

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漢書注引張揖曰橪橪支香草也郭璞曰橪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襍以

香草案此節皆言果類亦不得襍以凡木索隱引徐廣曰棗也集解棗作果疑誤又引說文樵酸小棗淮南子伐樵棗以爲矜釋之蓋勝郭注此文所舉除隱夫不可攷當亦果名餘皆知爲果李時珍注本草云厚朴實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美是亦果也而注家但云藥名失之

淮南衡山王列傳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案上已云諸侯王列侯則下諸侯二字複衍矣索隱本出正文會肄丞相者蓋此是詔語因有司之請而命其與諸侯王列侯同詣丞相議也者者亦句絕之辭與匈奴列傳中行說語爲漢患者者字同論語君曰告夫三子者者亦同傳寫

誤作諸淺人妄加侯字已見札記漢書但作與諸侯王列侯議案下文有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云云是與丞相會議也

酷吏列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攷異云傳蓋傳之譌傳讀曰附謂附于爰書案錢說是也說文爰引也爰書猶今律文謂可引以治獄也傳者比坿之義周禮小宰以八成經邦法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注傳傳著約束於文書比坿云者猶今倆比照某律以定罪也蘇林訓爰爲易已曲小顏承譌字訓傳爲傳逮上已云掠治此乃復云傳逮邪札記簡略故復申言之

大宛列傳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集解引瓚曰

漢使釆取將持來至漢案釆來二字連上爲句釆當爲釆色之釆來乃壐之借字說文壐璸玉也廣雅作琜璸玉篇壐玉屬也釆來謂釆色之壐王氏廣雅疏證引晉書輿服志九嬪銀印靑綬佩來璸玉來字正可助吾說肰所見本晉書竝作釆不知王據何本錢氏說文𣪊詮亦引晉志作壐

璸玉見卷二此條

游俠列傳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案已當作己己猶身也謂身受其人之利卽其人爲仁義矣索隱音己爲以非

侯之門仁義存案此謂衆以仁義偁之受其利故也所謂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也索隱云言人臣委質於

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不知所謂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案此謂拘守志節獨行踽踽不見知於世也索隱云言拘學守義之人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辭緜而意不達殊多此一注

龜策列傳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

而乘輜車其名爲龜案援式而起謂地盤也仰天而視月之光者定時也觀斗所指者正月令也定日處鄉者正日躔也規矩權衡四維八卦者左規右矩前衡後權（義見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秝志）謂天盤所加十二辰之位也介蟲先見者謂初傳玄武發用也今昔壬午者日辰也宿在牽牛者日宿在丑也河水大會者仲冬水王又日時干支皆水也漢正南北者夜半時箕斗在子天漢正當南北也南風新至者冬至一陽生也斗柄指日者月建在壬位也使者當四者白虎乘子加壬又玄武乘功曹寅也

今列壬式如左（錢氏十駕齋養新錄以爲奇門之式未然）

句陳　青龍　天空　白虎

虎子壬　酉　戌　亥　子

寅卯辰　常丑子　申六合　丑太常

武陰后　常丑子　未朱雀　寅玄武

武寅丑　午螣蛇　巳天乙　辰天后　卯太陰

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集解徐廣引一本作棟案
作棟是也不成三瓦謂中霤也古者後室之霤正當棟
下故云不成三瓦而棟之索隱正義訓陳爲居郢書燕
說耳

貨殖列傳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索隱云輓音晚古通用案說文輓引車也古書未見借

輓爲晩者自小司馬有此注而俗遂書晩近字作輓近以爲古矣不知此文若讀輓爲晩於上下文皆不可通明余有丁云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此解得之塗民者猶云如塗塗附言近世塗民耳擩目染於聲色嗜欲若必以上古之治輓之不能行也漢書儒林傳申輓師古曰輓音晩蓋輓晩同音而各別義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云云案下文圭自偁其治生產有商鞅行法語商鞅入秦在秦孝公初當梁惠王十年後去魏文侯遠矣呂氏春秋有惠施與白圭臣章問荅則與孟子同時即治水之丹無疑

揄長袂躡利屣案屣即躧字說文躧舞履也或作𪖧上

文云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漢書地理志女子彈弦跕躧卽本史文如淳云跕音蹀足之蹀躧音屣臣瓚曰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師古云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師古所謂小履葢卽此文所謂利屣然則裹足古有之矣跕卽蹀字說文作屧云履中段本據元應引改作之荐也段云荐者藉也吳宮有響屧廊東宮舊事有絳地文履屧百副卽今婦女鞵下所施高底夫屧與裹足事本相因裹足則履小矣剡其首故曰利屣履有荐則趾在外而用力在足指故曰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師古以爲無跟非也疑裹足跕躧爲旋舞之飾始於倡優而良家效之廬江小吏妻纖纖作細步其

一證也昔人以爲始於南唐殆未攷耳

太史公自序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正義引如湻云刺客傳之蒯聵也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同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此以別於衞莊公然案刺客列傳無此人說已見札記左傳之申蒯乃齊人其地其時與此文不相當頃覆校刺客傳荆軻嘗遊過楡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云云卻疑蓋聶卽蒯聵之誤楡次本趙地古蒯字本作蔽與蓋字竝從艸敝與盇形相涉爾雅釋詁敝釋文云又作嘳說文耳部聵字重文作[illegible]與聶字形皆相涉蓋傳寫錯亂如湻魏時人或尙見史記舊文索

隱云葢古臘反葢姓聶名則所見本已譌而史漢諸注家及近來錢王諸老於如注與史文不相讐處孰視若無睹何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集解引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云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索隱引小顏云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案三說皆非也說文數計也徐音爽主切葢云文以萬計指以千計諸八誤讀數字爲數目之數遂多窒礙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四秦說難孤憤案列傳呂覽

之作在不韋相秦時說難孤憤亦韓非未入秦時所作此乃自相背違

舒蓺室隨筆卷四